

◎唐朝徵诏第八

【神龙元年上元日，则天中宗诏云：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，万机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师推让云：南方有能禅师，密受忍大师衣法，传佛心印，可请彼问。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，愿师慈念，速赴上京。师上表辞疾，愿终林麓。】

唐朝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十五，武则天与中宗曾有一道诏书诏请六祖大师。诏书说明，则天与中宗请嵩岳慧安国师及神秀大师经常在宫中供养，在宫廷里讲经说法，可是讲到一乘佛法，这两位大师都非常谦虚，互相推让，告诉皇帝说，南方有惠能禅师，这个人是真正了不起的人，他密受忍大师衣法，是禅宗承传中的第六代祖师，是一个传佛心印的人，如果要讨论一乘佛法，可以向他请教。於是皇帝派遣太监薛简带著诏书到曹溪迎请六祖大师，希望六祖大慈大悲，念著皇上的恩典赶紧到京师来。六祖接到诏书之后，也非常谦虚，於是上表，认为自己年岁大，身体也不好，愿意老死在林麓。

这桩事情，我们在此地读起来似乎是很平常，实际上含的意思很深。因为在世间法，名与利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，甚至於不择任何手段去追求。在过去，能承蒙帝王诏请，在一般来讲称得上是最高荣誉，而在大师眼里看来是非常平淡，所以特别推辞。是不是真的他年纪大、身体不好？不是。此处说「上表辞疾」，就是有意不肯奉诏。这并不是认为自己很清高，我们这样看法就错了。实在是大师给后人做一个典型、做一个榜样。学道之人，必须要把名利舍弃，名闻利养若不能舍得干干净净，於道业必定会造成严重的障

碍。这是祖师的苦心用意，我们应当要能体会得到。

【薛简曰：京城禅德皆云，欲得会道，必须坐禅习定；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未之有也。未审师所说法如何？师曰：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经云：若言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。何故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无生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禅。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。究竟无证，岂况坐耶？】

薛简说：「京城禅宗大德都这么说法：要想得道，必须要坐禅、要习定，若不因禅定而得到解脱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大师你以为如何？」六祖说：「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。」这两句话是大师指示心要的纲领。因为一般人往往误会，认为开悟一定要参禅打坐，而不晓得道是从心地觉悟的。《金刚经》云：「若有人言：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，是不解我所说义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」六祖说：「如果说如来若坐若卧，这个人是在行邪道。」为什么？经中说得这么清楚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

『无生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禅』。如来清净禅，简单的说就是如来禅，是《楞伽经》所说四种禅之一。如来所证得的禅定，就是《楞严经》所说的「首楞严大定」。古德说：「如果顿悟自性，本来清净，元无烦恼。无漏智性本来具足。此心就是佛，毕竟没有两样。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禅，也叫做如来清净禅，又叫做一行三昧，这是一切三昧禅定的根本。如果能念念修学，自然渐渐的成就无量三昧。达摩祖师一代一代辗转相传的，就是这种禅定。」永嘉大师《证道歌》云：「顿觉了如来禅，六度万行体中圆。」我们从这些经论来看，都是以如来禅为究竟的法门，这就是达摩祖师所传的宗旨。禅这个问题，六祖扼要的为薛简说明白。下面讲「坐」，尤其是所谓打坐、习定。

『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。究竟无证，岂况坐耶？』大乘佛法所讲的「坐」，是表法的意思。「坐」是不动的意思，比喻我们的心，心不动叫做「坐」。我们盘腿面壁坐在那里，心中还想东想西，妄念纷飞，那就错了；若我们心清净，没有妄想，走路也叫做「坐」。「坐」并不是著重在形式，而是著重在心。「诸法空寂」，《法华经》云：「一切诸法，皆悉空寂。」慧海禅师说：「心无起灭，对境寂然，一切时中，毕竟空寂，即是常不离佛。」空与寂，我们确实不容易证得，这是诸法的真实相。祖师说，这才是「如来清净坐」。《法华经》云：「如来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」。「法空」就是诸佛自己所证得的平等妙法，实相真空，所谓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教坐如来座者，决不是小乘人空座。现在既然讲作佛，作佛就应当要坐法空之座。说一切诸佛方便法、真实法，使我们觉悟无二亦无三，唯有一乘法，余二非真，这个时候才能证得常住寂灭之相，这是大乘佛法所讲的空义。法空，心才真正到清净寂灭，这个时候，於一切法得最自在，称为座。坐此座者，像释迦牟尼佛，终日说法，不见有法可说；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所以说「究竟无证」。无证亦无无证，不得已建立一个名词叫做毕竟证。

佛法是要破执著的，凡是有执著就是毛病。我们说一个「证」，一定就会牵连到「能证」与「所证」，一有能所，就不是真正的证。祖师在此地讲「究竟无证」，无证，不但「能证」无，「所证」亦无，所以叫做毕竟证。於外不染五欲六尘，於内不起丝毫妄想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就称为「证」。实际上，他在这个境界中决不会起一个念头：「我已经证得清净寂灭的境界。」如果有这一念，那就错了。所以，「究竟无证」是真正的证。为什么？得此「无证」之时，他也没有「无证」的想，这是真正之证。可见，悟、证并不是坐禅习定就能达到，这是纯粹的心地功夫，所以说道由心

悟、道由心证。

【简曰：弟子回京，主上必问，愿师慈悲，指示心要，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。譬如一灯然百千灯，冥者皆明，明明无尽。师云：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义。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，相待立名故。《净名经》云：法无有比，无相待故。】

薛简说：「弟子回到京师之后，主上必定问我，愿师慈悲指示心要，我传达於太后与皇帝，以及在京城的一些学道人。」这些人得不到祖师的开导，於正法不能了悟，希望祖师说法，能藉他的口传到京师，「譬如一灯然百千灯」。六祖听了这话之后，就借题来教导他，说：「道没有明暗，明暗是代替的意思。如果讲明明无尽，还是有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相对建立。凡是相对建立的，都不是真实法。」祖师引《维摩经》云：「法无有比，无相待故」。相待就是相对。佛法讲的一乘法，不是相对的，不是有比的，是「绝对」的。实际上，说「绝对」，「绝对」与「相对」还是对立的，真正的绝对是说不出口的，所谓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」。

【简曰：明喻智慧，暗喻烦恼。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凭何出离？师曰：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乘见解，羊鹿等机，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】

薛简说：「经中时常以光明比喻智慧，以黑暗比喻烦恼，修道人若不用智慧去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怎么能出离？」这话不错，是佛门常讲的。但是，这是接引初机的方便，不是一乘真实的大法。六祖说：「烦恼就是菩提，烦恼与菩提是无二无别。」这个理有相当的深度，如果不是上根利智，实在很难了解这句话。六祖说：「如果以智慧照破烦恼，这是声闻、缘觉的见解，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」

本经第一章六祖曾说：「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。如此

修行，定成佛道。」这些意思薛简已经懂得，换句话说，薛简也有相当的程度。六祖今天在此地说这几句话，用意是破薛简的执著，使他能更进一步，更上一层楼。由此可知，祖师说法是应机而说，正如同佛在大经所说「佛无有定法可说」。薛简执著前面的说法，这一执著就成了毛病。佛法，尤其是一乘了义的佛法，目的就是破执著，没有执著就对了。严格来说，佛法它什么都不是；执著是众生的病，坚固的执著就是最深、最重的病，破除执著，执著没有了，这病好了，法也没有了，这就是佛法。